

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研究

徐 银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语言的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社会称谓语是语言中具有社会性及动态性的成分,它能够适时地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迁。同时,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天地。因此,对新媒体语境中的社会称谓语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语言和社会的这种共变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能为新媒体语言的发展提供相关理论参考。

关键词:新媒体;新兴社会称谓语;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徐银(1993-),女,陕西汉中,硕士研究生,从事语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8)05-0108-06 **收稿日期:**2018-01-31

社会称谓语是语言交际中最为丰富而活跃的成分,也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交际载体。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社会称谓语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属性,特别是在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大量涌现。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因素和语境制约对语言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变与重塑。因此,通过对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的演变机制及内在动因进行剖析可以深入了解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语言发展规律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汉语称谓语研究概况

(一)初期研究

关于汉语称谓系统的研究^①最初主要涉及亲属称谓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所著《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应该是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冯汉骥也在《中国亲属称谓指南》^②中通过分析中国亲属制度,探讨了称谓系统的结构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但其落脚点在亲属制度而非亲属

称谓系统。而且,从摩尔根到冯汉骥的研究都只是描述了亲属称谓的结构,并没有说明它们的社会意义。

(二)社会语言学背景下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一章立足于亲属称谓的特点窥察了诸多古今中外部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风貌。^[1]赵元任先生也曾对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作过详尽的描述,探究称呼语在不同人际关系中的实际使用条件、语法地位及其出现时的形式条件。^[2]这也预示着称谓语的研究开始从结构描写层面转向社会意义的生成层面。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了现代汉语称谓系统新的研究视角。祝畹瑾在70年代通过对从自然会话中搜集的“同志”称呼

^① 注释:“称谓语”和“称呼语”的区别历来各有争论,具体参看曹炜《现代汉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本文认为称呼语是称谓语系统中具有特定界限的组成部分,因此采用更为广泛的“称谓语”说法。

^② 参见冯汉骥著,徐志诚译《中国亲属称谓指南》1937/1989。

语实例的细致分析印证了一些社会语言学理论,同时以对“师傅”称呼语的演变为线索考察了时代变迁、价值观念变化等因素。陈原先生谈到了称谓语的演变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关系;^[3]姚亚平分析并预测了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两大基本趋势;^[4]郭熙首次探讨了称谓系统中的缺位现象;^[5]潘攀描写了现代汉语口语中亲属称谓的泛化并着重分析了泛化的原因和特点。^[6]21世纪以来,称谓语研究逐渐朝着更加多元而细致的方向发展:有从实证的角度考察称谓语的使用情况的;^[7]有将汉语称谓系统和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分析的;^[8]另有分析称谓语的选择与社会身份建构之间关系的。^[9]整体来看,近年来的称谓语研究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也更加关注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 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新媒体”即当下时兴的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李宇明指出,“新媒体与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既是语言科学与技术开拓的新地域,又是语言科学与技术施展身手、发展壮大的舞台。”^[10]吴东英等提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话语实践。用户借助新媒体分享信息与情感、建构和展示自己的身份、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这些都表现出新媒体的语言实践本质,也意味着社会语言学在新媒体话语研究中具有广阔空间,大有作为。”^[11]本文以新媒体语境下最能反映社会文化心理的新兴社会称谓语为切入点,选取使用范围相对较多、能产性较高、时代特点鲜明的几类称谓语(“亲”,“×哥、×姐、×爷、×叔”,“×帝”)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新媒体语境下语言的特点及变化趋势。

二、新兴社会称谓语的使用状况及形成机制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不断地赋予语言新的时代特征和意义。本文所要讨论的几类称谓语是近几年网络流行语中大

量出现的,它们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中语言变体的特点以及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 以“亲”为代表的新兴社会通用称谓语

“亲”作为“淘宝体”的特征性称谓不仅是网购时卖家为了与买家缩短距离而采用的一种亲密用语,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据2013年4月淘宝网公布的网络购物交际语言分析,“亲”在2012年以每天近一亿次的使用频率荣登榜首。

“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12]中有以下释义:a.父母 b.亲生的 c.血统最亲近的 d.有血统或婚姻关系的 e.婚姻 f.指新妇 g.关系近,感情好 h.亲自 i.跟人亲近 j.用嘴唇接触表示亲热。再结合其主要使用的语境来看:“亲”最初是在哈韩族中流传,为韩文“qin gu”的第一个音,即朋友、哥们的意思,那时的粉丝们就互相以“亲”称呼。后来周笔畅的粉丝称作“笔亲”。渐渐地,80后、90后之间用“亲爱的”作为一种增进亲密感的称呼,后来以“亲”为简称为大多数淘宝商家所用,既拉近了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同时也避免了陌生交谈之间称谓语选择的顾虑。因此,“亲”在交际中的语义还是由其基本义“关系近,感情好;跟人亲近”引申而来。随着近几年使用范围的扩大,进而衍生出了“亲们、各位亲”等用法,因此其语义泛化的特点也更加突出。例如:南京理工大学录取通知因使用了“亲”倍增幽默俏皮感而与其他言辞正式的录取通知形成鲜明的对比:“亲,祝贺你哦!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哦!亲,9月2号报到哦!录取通知书明天‘发货’哦!亲,全5分哦!给好评哦!”此外,外交部的招聘消息以及交警对行人的警示语等都出现过以“亲”为代表的淘宝体表达。

“亲”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称谓系统中长期存在的社会通用称谓语的缺位现象有关。例如,“同志”“师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是广泛使用的社会通用称谓语,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改变,“同志”一词的语用功能逐渐变得复杂敏感,因此

部分丧失了作为通用称谓语的功能。后来“师傅”一词兴起,在使用对象的性别、年龄方面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相比于“同志”的使用,“师傅”的使用范围略窄一些。可见,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文化背景对称谓语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包括后来兴起的“小姐”“美女”等称谓语也受特定场合及对象的制约。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通用社会称谓语的缺失依然存在。“亲”的广泛使用也恰好是网络时代中伴随着社会结构、人际交往观念以及交际环境的改变而出现的对于一种平等化、通用化称谓语的需求表现。

(二) 以“×哥”“×男×女”为代表的新兴性别称谓语

传统的性别称谓语有“小伙子”“姑娘”“大爷”“大妈”“大叔”等,随着新媒体语言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像“犀利哥、hold住姐、卖萌弟、奶茶妹、暖男、森女”等这样的新兴性别称谓语,通过考察比较发现,新兴性别称谓语中一部分是诸如“×哥、×姐、×弟、×妹”这样以亲

属称谓词缀为标志的,另一部分是以“×男×女”这样明显的性别标志为代表的。它们在结构、语义及语法方面体现出不同于传统性别称谓语的特点。

笔者从微信、微博等各大新媒体平台搜集了近几年出现的流行性别称谓语,分别从结构、语义、语法三方面来分析它们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1. 结构组成:

李宇明先生于2002年提出“词语模”理论^[13],他认为词语的构成方式可以看作由模槽和模标构成。模槽即词语模中的空位,是可变成成分,可用“×”表示;模标指词语模中不变的成分(如“×男×女”中的“男、女”)。根据模槽与模标的前后位置可分为前空型(模槽在前、模标在后)中空型、(模槽在中间,前后各有一个模标)和后空型(模标在前、模槽在后)。据所搜集到的语料来看,前空型和后空型居多,且以前空型为主。如表1:

表1 新兴性别称谓语的结构

| 构成方式 | | 举例 |
|------|-----|---|
| 前空型 | 双音节 | 宅男 宅女 直男 暖男 渣男 渣女 熟男 熟女 剩男 剩女 森女 腐女 御姐 房姐 房叔 表叔 迷妹 辣妈 奶爸 馨爷 范爷 春哥 曾哥 |
| | 三音节 | 凤凰男 孔雀女 腹黑男 腹黑女 妈宝男 心机女 拜金女 毒舌男 毒舌女 经适男 榴莲男 榴莲女 犬系男 猫系女 表情帝 真相帝 萌妹纸 软妹纸 犀利哥 淡定哥 咆哮哥 章鱼哥 卖萌弟 |
| | 多音节 | 油腻大叔/油腻中年男 玛丽苏少女/杰克苏男 |
| 后空型 | 双音节 | 男神 女神 男主 女主 |
| | 三音节 | 男闺蜜 女汉子 男神经 女神神经 |
| AAA型 | | 高富帅 白富美 傻白甜 矮穷挫 土肥圆 |

由表1可以总结出新兴性别称谓语的结构特点:

(1) 双音节和三音节在新兴社会称谓语中占优势,尤其是以三音节居多,“×”(模槽)多为双音节,其后加上类词缀(模标)。双音节中“×”为单音节,与类词缀结合形成的双音节也占据一定的数量。在《网络语境下的“×哥”形式研究》(夏历、张鸿艳 2014)^[14]一文中,作者所收集的有关“×哥”的1000个语料中,“×”为单音节的有10个,占调查总数的1%;双音节的有919个,占91.9%。由此来看,新

兴社会称谓语虽然大量涌现,但其形成机制依旧符合现代汉语双音节占优势的特点,具有强大的规约性。

(2) AAA型:这一类型的称谓语在先前的汉语称谓语系统中是没有的。它们基本上呈现出三个形容词并列的形式,从而分别从三方面对所描述对象的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如“傻白甜”是指思想单纯天真、容貌白净、性格温和甜美的女孩。

(3) 新兴性别称谓语中还有一类是通过缩略的方式形成的:如“超男、超女”是湖南卫视

选秀节目《超级男声》《超级女声》的缩写,上表中的“经适男”是“经济适用男”的缩写,“网络红人”简称为“网红”,“森林系女孩”简称为“森女”等。这些缩略词基本上都是由三音节以上的多音节词缩略而来的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既体现了双音节和三音节是现代汉语中的优势结构,又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型原则,以简洁直观的表达传递丰富的信息。

2. 模标的演化

通过归纳发现:从语义层面来看,“男、女”基本只有区别性别的功能,而“哥、姐、弟、妹”等模标显然由亲属称谓演变而来。为了说明其演变机制,在此以“×哥”形式为代表来分析此类社会称谓语中模标的性质。(“×姐、×弟、×妹”在语法结构、语义演变及语用功能方面与“×哥”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首先,“哥”在《说文·可部》中的解释为:“哥,声也。从二可。古人以为謠字。”^[15]“謠”即“歌”。可见,最初“哥”是“歌”的古字。据张清常先生推断,“‘哥’作为亲属称谓可能借自鲜卑语‘agān’。始用于初、中唐皇室,既可指父,又可指兄。民间无此,白居易偶用指兄。后代盛行专指兄,著录于《广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随部》释哥为‘发声之语’”^[16]。现代汉语中指“父”和语气词的用法基本已经消失。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12]中的解释有:①哥哥:大哥/二哥②亲戚中同辈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表哥③称呼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男子(含亲热意):李二哥。后来,根据以下几种交际语境的需求“哥”的语义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

(1)在没有亲属关系但又需要表达一种亲近关系或出于尊重的情况下衍生出了“大/小/老+哥”的称呼。

(2)对于同事之间或某个团体中年龄较长、经验较丰富、能力较强的人,用“姓/名+哥”表尊称。

(3)与某种职业身份相关联的有“的哥”“保安哥”“师哥”等。

(4)形容外貌帅气的男子:帅哥、靓哥、酷哥。

(5)在某个行业资历较深,具有领头作用的:一哥(起源于TVB电视剧“无线一哥”)

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基本释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哥”字的语义特征有:[+人类]、[+男性]、[±血亲]、[+同辈]、[+年长]。但是在上述情况(1)中的“小哥”和情况(3)中的“的哥”都没有[+同辈]、[+年长]、[+血亲]的语义特征,“小哥”一般用来指年轻男子或受人喜爱的男子(如山东青岛方言中,“小哥”的意思是年轻男子。);而“的哥”则泛指出租车司机。上述(4)/(5)两种情况中也基本上只保留了[+人类]、[+男性]两个语义特征。可见,“哥”的语义在不同的社会交际语境中出现了虚化的趋势,其作为亲属称谓的语义特征逐渐脱落,语用对象及场域更加宽泛。

在新媒体语境下,“哥”的语义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最初以“春哥”“曾哥”(李宇春、曾轶可两位女歌手的戏称)的形式来形容打扮、气质等偏向男性化的女性以后,又出现了“GG(哥哥的缩略形式)”以及“哥”的自称形式(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之后,以2010年“犀利哥”事件为开端,出现了一大批“×哥”形式的社会称谓语,如“雪碧哥”“章鱼哥”“大衣哥”“淡定哥”“体操哥”等。这些称谓语中,“哥”的基本义显然已经出现退化的趋势,由原本的亲属称谓,经过语义的虚化、泛化乃至类化,演变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称谓。可见,“哥”字在发生语义变异的同时也出现了语法功能的转变。其理性义逐渐虚化,附加色彩义增多(调侃、娱乐等),但其基本义没有完全脱落,具有半虚半实的性质。“×哥”形式中“哥”的抽象化程度加深,构词能力增强。

3. 模槽“×”的分析

如果说模标为新兴词语的衍生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可供模仿的框架,那么模槽就为词语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于模标的固定化,模槽更具多元化和信息化。据近几年出现的新兴社会称谓语,模槽“×”更能反映社会文化及心理变化的具体变现,它更加直观地向我们展示新型社会结构的建构过程。

“x”的语码主要由中文、英文、数字构成。其词性主要由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三大实词类别构成。其中,名词通过形象的表意,形容词对

所描述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细腻传神的刻画,动词主要突出所述对象的动作标志。

表2 “x”的词性

| “x”的词性 | 名词 | 形容词 | 动词 |
|--------|-----------------------------|----------------------------|-------------|
| 举例 | 房姐 房叔 表叔 凤凰男 孔雀女 榴莲男 榴莲女 | 暖男 熟女 腐女 辣妈 腹黑女 犀利哥 淡定哥 | 拜金女 咆哮哥 卖萌弟 |

综上,新兴性别称谓语所形成的“词语模”框架实则是社会文化发展与语言本身发展规律相互促进的结果。一般来说,词语模的形成主要经历“常规使用、意义借用、词语模形成”三个阶段。其中,“意义借用”是词语产生变异的重要阶段,而在新媒体语境下,网络为人际交往和语言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渠道,成为推动这一阶段的重要媒介。此外,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遵循经济原则,而“词语模”的扩展机制正好为新词新语的衍生提供了可类推的模式。这也是新媒体语境下新兴语言的共性。

(三)其他形式的新兴社会称谓语

除了以上几种具有“类型化”特征的称谓语,还有诸如“土豪”“屌丝”“奇葩”等称谓语,这些词的形成也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是旧词新义,如“土豪”“小鲜肉”“大叔”“奇葩”“白骨精”等;有的通过音译而来,如“基友(gay)”“萝莉(Loli)”“欧巴(韩语‘哥哥’的发音)”;有的来源于热播电视剧,如“小妈姐”“小主”“辣妈”等;还有的根据方言音用与之近似的汉字表示,如“粑粑(爸爸)、麻麻(妈妈)、蜀黍(叔叔)、先森(先生)、菇凉(姑娘)、小公举(小公主)”等。

三、新兴社会称谓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综合上文所述,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在语义变异方面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称呼观念趋于平等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称谓语系统历来是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的。特别是社会称谓语,最易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从而

体现出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新中国成立后,从“同志”“师傅”“老板”等称呼相继出现,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政治特征。^[17]到“小姐”用来指一般的社会年轻女性的使用状况。^[18]以及后来“美女”这一称呼的兴起^[19],再到当下新媒体语境中“亲”的广泛使用,这些称谓语没有身份地位标记,使用语境及对象都比较广泛,因而符合人们追求平等亲和的人际关系心理诉求,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人际关系的改变。最明显的是在传统社会,儿子对父亲的称呼是“爹”,到了革命时期,同志也能用来表示父子关系。如今,新媒体迅速发展的环境下,儿子对父亲的称呼更加自由,少了很多等级制度的约束。如称“老爸”或“x”(名字)哥或直呼其名。虽然其中会涉及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带来的影响,但是足以反映出当代人社会伦理观念的改变。

(二)娱乐化、趣味化凸显

由上文对“x哥”形式及新兴性别称谓语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多带有“哥、姐、弟、妹、叔、爷”等词缀的新兴社会称谓语基本上都脱离了“亲属关系”的义素,甚至由原本的亲属称谓经变异成了只表性别的称谓语,同时增添了调侃性、娱乐性等意味,成为当代人表达观念和感情的一种途径。原本的长幼等级、尊卑观念以及亲疏之别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只是性别的标志。这种变化也是由当今的社会风貌决定的,快节奏的生活和由此带来的压力使得人们通过新媒体社交找到了一种宣泄情感的方式,通过改变社交称谓语的模式进而打破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营造了一种富有新鲜感和趣味性的氛围。

(三)关于身份认同: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的能产性及其传播速度反映了这

种网络语言的受众程度以及大众普遍的文化心理认同。在这个标新立异的时代,人们会通过使用或者不使用某种语言形式来表明自己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个群体,即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称谓语的变化反映了称谓语词的交际力与交际需求之间的新矛盾。”(姚亚平1995)^[4]流行称谓语的出现也表明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展现自我个性、强化自我意识、并不断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样的意识也逐渐影响着他人的价值观念,从而引起称谓系统的转变。

四、结 语

新兴社会称谓语是新媒体发展与社会变化共同作用下的称谓语变异的结果。从上文对几类新兴社会称谓语在结构、语义、语用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称谓语的演变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同时也与社会发展、文化、经济等密切相关,并折射出大众价值观念在时代背景下的转型和重建。因此,立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大背景下来探讨新媒体语境下社会称谓语的变异不仅有助于了解语言自身的演变规律,同时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和社会的这种共变关系,从而推测这种社会称谓语的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2-5.
[2] CHAO YUAN REN. Chinese Terms of Address[J], Language, 1956(32):217-241.
[3]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姚亚平.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

[J]. 语言文字应用,1995(8):94-99.
[5] 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0.
[6] 潘攀. 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J]. 语言文字应用,1998(2).
[7] 齐沪扬,朱琴琴. 上海市徐汇区大中小学生称谓语使用情况调查[J]. 语言文字应用,2001(2).
[8] 任海棠,冯宁霞,王荣花. 汉英社交称谓语对比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9] 任海棠,冯宁霞. 称谓语的选用与社会身份关系之表达[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10]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
[11] 吴东英,李朝渊,冯捷蕴. 新媒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 当代语言学,2016(4):525.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李宇明. 语法研究录[M].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14] 夏历,张鸿艳. 网络语境下的“×”哥形式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2014(3):45.
[15]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2013:96.
[16] 张清常. 《尔雅·释亲》札记——论“姐”、“哥”词义的演变[J]. 中国语文,1998(2):139.
[17] 李琼. 当代中国汉语社会称谓语变迁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75-77.
[18] 葛燕红. 南京市“小姐”称呼语调查分析[J]. 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2).
[19] 邵敬敏. “美女”面称的争议及其社会语言学调查[J]. 语言文字应用,2009(4).

[责任编辑:金颖男]